



10231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八

甲子會紀摘論

黃帝至三代論



夫易有太極陰陽盡之矣有陰陽斯有天地有天地斯有人有物有事惟陽一而陰二是故陽少而陰多以言乎天則晴霽少而晦冥多以言乎地則平夷少而險隘多以言乎人則君子少而小人多推之事事物物蓋莫不然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謂非有感於此哉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孰不謂勃穆淳龐之世而純

方山集卷三十八

一

郭注

陽之會也然蚩尤作亂子摯荒淫四凶未去三苗不庭而朱明替頑象傲均劣又且紛然雜出矣迨至三代享國最號長久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然禹在位十年啓纒九年自是太康遭有窮之拒仲康值羲和之叛相罹寒泥之篡少康中興雖云不失舊物杵槐繼之不復振作而綿延以至桀亡中間求若禹啓之時蓋無幾也殷有天下六百二十九年湯在位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初亦不免顛覆典刑桐宮悔過一再傳而至維已商道浸衰諸侯不至既自仲丁以至陽甲外叛內亂比及九世雖太戊祖乙盤庚武

丁後先間出紹復先王而武乙帝乙相繼無道迄于紂亡中間求若創業中興之盛時蓋亦無幾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未受命在位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是七十年間可謂盛矣然成王始政三監偪亂四國流言殺武辟管囚蔡降霍其擾擾靡寧蓋已居半及昭王南征不復穆王盤游無度歷懿孝以至夷王下堂受覲厲王出流于彘宣王繼立甫稱中興而黃鳥圻父之詩旋亦並作無何幽王被弑平王東遷天子威令下俾諸侯秦楚吳越爭衡上國尚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謂此也至威烈王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晉遂命爲諸侯而周室徒寄空名于天下降至赧王徙於西周二周分治天下大亂裂爲十二離爲七國而周之土地人民曾不足比比強國之大夫於是秦昭襄奔西周而赧王入秦盡獻其地其後七年秦莊襄遂滅東周并其空名而亡之矣雖云歷年八百而全盛之時又幾何哉嗚呼黃虞三代至治之世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至聖之君也其時有消長世有升降若是焉者何也黃虞已末陽極而亢三代午初陰漸以升亦氣候之不能

自己者也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能成其治而嗣之者稍有不然遂不能不底於亂也故邵子曰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由此觀之天人之際豈其微哉

秦漢至宋元論

秦莊襄滅東周至呂政并天下壞井田封建焚詩書坑學士不惟王者之迹熄而五霸之政亦漸滅無遺周末之亂於斯爲極不必究論漢有天下四百三年三代而下此其享國長久者也高帝在位十二年雖

曰除秦苛法而安於馬上之習天下猶未得蒙至治之澤惠帝七年呂后稱制文景相繼三十九年間節用阜民天下富庶可謂太平無事之時矣然一則維黃老而政多姑息一則任刑名而大臣多不善終舒慄失均猶未免一夫不獲之辜也武帝雄才畧而窮兵黷武昭帝少聰慧而享年弗永宣帝雖曰任用循良厲精圖治而用恭顯任許史殺趙蓋韓楊啓讜召亂之端作矣自是而元成寔衰哀平短祚王莽乘之篡位是西漢雖二百一年而文景之治蓋不多見也光武再造漢室解莽煩密明帝臨雍養老章帝賑

畿省刑三君相繼六十二年亦斯民更生之日也然
明帝操切少容章帝優柔不斷比之文景之治猶未
之逮而病則一矣和殤安順之際廢置予奪悉由中
官外戚孝冲在襁褓之中質帝受跋扈之弑陵夷至
於桓靈黨錮獄興黃巾賊起曹操乘之遂移漢鼎是
東漢雖一百九十年而建武末初之治不及三之一
也自是魏曹丕吳孫權漢劉備三國鼎立日尋干戈
以至六朝迭興五胡紛擾中間雖稱劉宋元嘉之政
不久盡入於魏而南北朝並稱迨於楊隋垂五百年
生民靡爛可勝悼哉唐有天下二百八十九年太宗

貞觀之治雖卓冠一時而不免於雜夷高宗之世水
旱蟲蝗日食星變層見疊出中宗被廢遭弑武后稱
制者二十二年玄宗僅有開元之治而天寶怠荒竟
致播遷幾於亡國肅宗復位於靈武聽藩鎮專恣遂
失河北德宗相廬杞裴延齡順宗用王伾王叔文憲
宗克蔡而驕穆宗再失河朔敬宗身殘奄豎文宗受
制家奴武宗宣宗稍知振起而皆殞於金丹繼以懿
宗之驕奢僖宗之昏懦卒之朱温肆逆而昭宗受弑
哀帝尋廢唐遂亡矣雖歷二百八十九年計如貞觀
開元之時蓋無幾也自是朱温以盜賊而爲梁李克

用以沙陀之種而爲唐石敬瑭借兵契丹以爲晉劉知遠以晉陽贅婿而爲漢郭威以黥卒而爲周五十三年間置君若奕碁而當時之民猶棲苴浮於木末其爲生蓋岌岌乎其感矣宋有天下三百二十年藝祖太宗以次削平僭僞真宗亦號守成之主然丁謂王欽若輩用事而天書封禪之紛紛民何以堪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恭儉恒如一日史稱其財以不畜爲富刑以不殺爲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而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比漢文景唐太宗之時蓋又過之其言似亦不誣然自今觀之母后專政十有一年元昊陸

梁于西夏儂智高僭號于廣源契丹求地歲幣日增而慶曆之相呂夷簡晏殊人品已卑若夏竦陳執中者則市井無賴又惡在其爲君子滿朝也英宗享國僅四年而杜鵑鳴于洛陽邵雍蓋已虞之神宗欲大有爲而相王安石偏執獨斷以周召自負而熙寧元豐之政職爲亂階哲宗幼冲即位而司馬光復相元祐初盡反熙豐之政旣而童惇呂惠卿復用而紹述之議旋作迨至徽宗蔡京爲相立元祐黨碑而善類銷亡馴致金人入寇傳位欽宗卒之京城陷而父子北轅宋事去矣高宗定都臨安唯事和議而江淮以

北盡爲左衽孝宗銳志恢復而一時士大夫以矯激沽譽爲清高而不能趨事赴功以成其志光宗制於悍后寧宗蔽於韓史理宗雖崇尚儒學而史彌遠爲相日與蒙古尋盟江淮之間迄無寧日及相賈似道而稱臣割地唯圖苟延度宗恭帝之時州郡相率降虜端宗奔亡帝昺赴海崖山舟覆而宋遂亡矣自陳橋得國以至南渡前後雖三百二十年計其安寧無事之日曾幾何哉及胡元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華夏腥膻胥爲夷狄此又窮陰極否之候也履霜堅冰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有我 祖天地不將晦蝕乎

哉嗚呼二氣運行迭相摩盪陰常有餘陽常不足蓋嘗考之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開闢至黃虞已歷六會十有八運黃虞以前治亂靡得而詳自夏禹卽位之甲戌至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爲午會之一運六年乙酉以至於今交午會之二運而治不勝亂已大都如此唯聖君賢相爲能扶陽抑陰以斡旋元化庶幾維持於不壞而氣候所值猶不能支矧縱陰閉陽其又何所不至也余尚論世數而會紀甲子繫茲一慨凡我君子志於爲民立命爲世開太平者

可不重念之哉

信也然其時去洪荒之世未遠風教固殊總之不離
古文者近是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但仲尼
謂舜無爲而治今觀舜典所載封山濬川咨岳命官
諸所有事經法具備擬之堯時益加詳焉則其所謂
無爲者夫豈清淨玄默爾哉蓋其所作爲者一皆順
則因物非有所作爲於其間也斯之謂無爲也故曰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弗可及也已

禹

余嘗觀山海經編載六合之外謂郭景純之傳疑也
及觀吳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委山中禹東巡

古集卷三十九

二

張本

得之因通水理遂周游五嶽四瀆殊方異域使益疏
記之豈山海經固亦有所自乎余登稽山及過河東
夏縣至今閭里父老咸稱神禹不然何以神之也且
古者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以因而名而至
人之經往往藏于名山大川固未可全謂其無據也
孔安國輩乃泥河出圖洛出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之文遂有龍馬神龜之說斯殆幾於附會矣而帝王
世紀亦云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書出于洛
水世遂襲以爲然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湯

余聞之堯時有許由虞時有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夏時有卞隨務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過高往往謂諸子之寓言也不知上古之時以君治爲勞而不以君位爲樂自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鮮不視之爲累性殞命之具不啻若懸疣附贅而已固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冢潁川盧水之人則尚傳隨光之跡豈無自歟史遷高其義而惜其文辭不少槩見噫亦何必以文辭爲哉用是而觀湯之伐桀益以見其非得已也

文王

文王治岐卽今鳳翔而鳳縣成縣皆其地也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治岐地固廣遠矣其遷都于豐則今鄠縣余至鄠訪諸舊迹田野皆稱惟有西伯靈臺遺址在耳可見文王之未嘗稱王而鄉老之所傳稱雖千百年而不易也商書西伯戲黎黎爲畿內諸侯非西伯之所得討者此蓋武王時事武未伐商襲爵如故况文王乎今詩文王之什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要皆周公制作時追王之辭也

武王

書稱成湯之聖唯在改過不吝若太甲之賢可謂繩其祖武矣戰國好事造言而竹書遂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致以杜預之博雅猶不能無疑於此而遂謂伏生之昏妄則世之誣罔者又可以一二辨哉

高宗

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其幾自不能已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顧夢而得鄧通焉

何哉豈其擯賈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有不可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之所能爲也

桀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桀不悔過而悔不殺湯可謂之死不悟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興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鳴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觀其言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其心直恫切而有餘悲矣

玄王啓商成湯代夏迄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戴商厥厥惟舊矣最後帝乙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立紂亡殷此雖天命有在而審於經權賢否之間者不無遺恨矣故昔人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旨哉

厲

嗚呼厲王初政荆楚畏服豈不亦卓有可觀哉迨榮夷公導之利心一萌雖有芮良夫之忠諫召穆公之世臣不相入矣卒至民畔而奔於彘以死不有穆公斯宣王亦幾於不免噫利之爲害大矣人君之用人可不慎諸

幽

余誦白華小舟十月之交之詩大都爲幽王作也而究其厲階則褒姒實生之回視桀之妹喜紂之妲己其事類也驪山之及豈其微哉柰何唐之明皇猶於茲山縱華清之樂卒致腥膻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幾於犬戎之禍矣邇諸生從余過臨潼衆詣溫泉而浴焉余謂之曰有吾與黠也之意此與沂水何異不然則不當一涉其流也

稷

烝民粒食蓋始于稷而周之王業寔唯肇焉余於稷而歷觀周之世德知周之所以王也后稷兒時幾于棄矣不窟不得于官而奔戎狄古公迫於戎狄去邠遷岐太伯之吳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猶還師以需紂之改行大者皆讓道也讓也者謙而虛也謙則益虛則盈周之讓於王也太伯讓而吳人歸之遂成吳國厥後季札亦以國讓而獲躋上壽今聞長世天之報施不爽矣如此而猶不奪不廢卒底敗亡者亦獨何哉

契

古史考卷三九

七

陳道

余涉太華之陽過上洛商州見士民猶祀契而因稱相土之賢頌其之功也及徙河洛漆邠涇北地迫岐豐鳳加之間父老仍陶穴以居猶嘖嘖追言后稷公劉古公時事乃知湯武之王一稷契之上祀配天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卜世之長一年之久固其宜矣向使爲之子孫者能念厥祖則殷周雖至今存焉可也

益

按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利水暨益秦庶鮮食益作朕

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生也空
生其中固已大妄而唐傳奕乃曰蕭瑀不生於
空桑而遵無父之教謂空桑若枯桑然抑又謬矣

傳說

余觀傳說遇高宗以夢呂望遇文王以卜非人薦之
而神寔通之此蓋時秦道行之幾信有不能以自已
者也不然則雖五就如伊尹終將醜夏貴戚如箕子
甘於明夷矣矧踈賤之若是乎

微子啓

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卜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

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卽抱祭器以歸周夫縶身以去
可也急于歸非仁人之所忍也傳文謂武王克
商微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亡國
之君何爲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說武王之封殷
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旣叛而後命
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
決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

箕子

嗚呼哀哉箕子也始則被髮佯狂以自辱繼以感故
殷墟而自侮其情固可故主之沉溺悲宗社之淪

亡也然乃不讐武王而爲之陳洪範者何哉蓋其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拳拳經萬世之心則又不
知孰爲殷而孰爲周也故易之明夷曰內難而能正
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非天下
之至聖而與天爲一者其孰能與於此

比干

比干之死人皆知其仁唯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或有疑之者孔子曰殷有三仁而序微
箕於比干之上嗚呼其指微矣

周公

古文集卷三九

十一

邵瑛

余至咸陽登畢郢原謁文武陵及周公之墓徘徊者
久之曰嗟乎周公之德何其至哉人嘗有言人無所
不至唯天不容僞夫其雷電以風天固不容僞矣成
王葬公於畢賜魯重祭而始終不敢臣周公人亦豈
容僞哉是故人臣唯患不爲周公不患人之無所不
至也

太公望

余過磻溪謁姜太公廟見郭思恭作廟記有曰公之
功業昭於時名聲垂於後蓋君臣際會其道合其事
行也不然老于嶮巖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及觀戰

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
棘津之棄傭文王用之而王由是觀之士之窮達特
係於遇不遇何如耳嗚呼余感於斯而究公之歷履
當是之時公已年垂九十矣豈不亦岌岌矣哉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綽

余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
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皆文王時虞官
也鄭玄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豈亦未之考
與

魯公伯禽

左傳卷三十九

十一

陳宣

周公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而以之爲伯禽之傳因
戒其無以魯國驕人向使千百人不至則三士不可
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也若後世則謂
千百人中僅有三士祇以見士之不足貴而可驕也
噫其亦異乎周公之用心矣

昭公

昭公之不君固也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奔播失
國雖以齊晉大國屢欲納之而見沮竟卒於乾侯凡
以始於讒而成於賂也噫讒賂之爲天下害也久矣
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視諸列國蓋後亡者未必非繆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此之謂也

平公

平公於六國僭王之時乃獨稱公且因樂正子爲政而欲見孟子此其爲善之幾蓋可與也臧倉一沮雖以樂正子之言而不能入自是平公止於平公魯遂一債而不起是固非人之所能然不亦大可惜也

齊桓公

一桓公也用管仲鮑叔隰朋則以奔播之餘而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霸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鬪繁也一至此哉

景公

齊景公庸君也然猶能納晏子之言以顯名於諸侯晏子亡而景公於是乎不君矣繼嗣不明以啓陳恒之亂而卒致姜呂之覆祀也誰寔爲之哉

簡公

易曰子弑其父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田常不足論也簡公早從御鞅之言猶恐不免臨難而悔何及哉

晉文公

余觀晉文春秋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
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
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
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
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
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
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
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
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
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
文公之霸也宜哉旣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由
是觀之雖其譎而不正固能權以濟事以成霸業而
周之僅存民不脊於夷者猶必賴之也向若莽操懿
溫之譎則偷取攘竊將靡不至矣又惡知所謂一時
之權萬世之利哉

晉平公

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岌岌乎其殆矣然猶
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緩役屏樂納

諫故與

秦繆公

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預焉秦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諡之法况收其良臣而從死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語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師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衛靈公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於衛者豈直其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公朝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衛無游放之士又有士曰慶足

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丘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也乎

衛孝公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爲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旣卒衛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爲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郢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爲也若轍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爲哉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越句踐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又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比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矧其能用范蠡欲母顯得乎

虞公

余過陝州平陸縣之東北有故虞城在徘徊噉吁者久之曰嗟乎虞公則誠愚矣彼晉獻何爲者哉嬖驪姬以亂晉而顧猶滅同姓之國其愚抑又甚焉矣

陳侯周

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積久而後歸也後儒固多疑之噫此豈衆人之所能識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固行健而不息者苟可與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之心可想見也若其所嘗言者乃爲未至於聖者立則耳遂執是以擬夫子夫子又何辭哉夫子嘗因子路君子不入之問不過曰然有是言也

梁惠王

太史公謂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無益也余以爲不然向使惠王時得一孟子而任之則魏必爲政於天下矣何有於秦哉乃旣不能用孟子又不能知衛鞅胥失之矣迨其旣滅於秦而說者外其後人不能用信陵君故國削弱以至於亡此則緩之乎論魏矣

齊宣王

宣王大國之強諸侯也默然於顏觸之言謝罪於王
斗之說於是稷下學士咸顛顛向風豈不亦好士之
君哉然孟子三見而不能用三宿出晝而不能追道
之不行而齊之不王也信非人之所能也

燕子噲

堯舜大聖也禪授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
大事所謂官天下者也子之路蘇代以激燕噲之讓
卒之君臣駢死爲天下笑亂臣賊子不知鑒此而禪
授之名接迹於後世卒以貽禍悲夫

鄒穆公

名義卷三九

十八

穆公知君爲民之父母而倉粟與在民無異亦可謂
與民爲一矣顧與魯闕而民莫之救者何哉可見仁
言之不如仁聲也其視梁惠之移民移粟抑又下矣

滕定公 文公

滕出自周文王之後固神明之胄也嬰齊以來雖嘗
以名見于春秋猶爲小國之君而未始著也至文公
聞性善堯舜之說復井田喪禮之制而滕于是乎有
賢君矣太史公謂附驥尾而名益彰其信然哉

孔子

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于

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
爲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
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
孔子其於聖人之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
繼天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
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實世之詳畧曷重輕焉
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於疑者不入蓋傳信也

孔子門人

余觀史遷作史記凡採摭諸人事實言行多旁引龐
述雖寓言托喻者勿擇也唯於孔子弟子列傳自子
貢外畧節論語中所載問答數言其諸雖經傳可據
亦不一及自謂附於闕疑之義豈亦尊信聖賢特加
慎重之意與然其傳夷齊則謂顏淵附驥尾而行益
顯述貨殖則謂孔子藉子貢而名布揚於天下序游
俠則謂季次原憲終身蓬褐而死雖其遭腐自傷不
無憤激而立言若此不幾於侮聖賢者乎其何以爲
訓也唐司馬貞爲之索隱亦嘗識其疎畧矣余散於

諸弟子言行見於他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則輒爲叙之其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雅聞也不復詳載云

顏淵

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爲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於當時之君臣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子騫

五集卷三九

三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

宰我

史遷謂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爲謀也豈得助之爲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余觀史遷於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

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第弟子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體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財於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特其多聞多見以爲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遷不察此而又見其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筲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爲子貢乎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爲

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束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爲季氏聚斂過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於退也向使其進於中道則發強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嗚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爲固夫人之樂取者多也

子路

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

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愠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諫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耶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嗚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子游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

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

庶矣乎而知從游於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

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

同時恨未得爲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向慕之誠

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旣聘上國莖子贏博夫

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邪及考左氏傳與

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

謂札莖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

齊魯之間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耄矣

子夏

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上也父老諸生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其所稱石室學堂遺址茫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於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於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意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於君子儒乎

有子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若速貧速朽之言蓋可
以理達者也其諸瑣屑之問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
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爲有
子重輕乎

子賤

夫子謂子賤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不信哉然
亦唯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

南容

南容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游遂爲君子
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第弟子學之所繫豈微乎
哉吾獨怪其始之載寶以朝固領夫子之教未深豈

亦免於刑戮之一端也與是其時已可慨矣

原思

以原思之貧而辭爲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子羔

天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天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與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巫馬期

荀子卷三十九

三十四

鹿

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薛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治天下者必以任人爲先也若但宰一邑則一室之忠信恐或未能灼知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難保其必無也期於子賤亦可爲善學柳下惠者矣

樊遲

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遇齊師則入蓋切已近實非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

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僚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恩義之重輕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爲之所耳向魍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

琴張曠達之士也遂以宗魯之死爲善而欲弔之觀

方以彙卷三九

三五

何啟

於夫子之言而宗魯始無所逃罪矣

公冶長

長之爲人無所考野記謂其解鳥音而奪其食爲鳥所給遂及於獄似涉於誕故畧之

左丘明

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誣八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辭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

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
許以是爲浮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亦
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
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
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
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蟒飛石裂滇人
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
卽傳春秋者今山東通誌可考見云

子張

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爲天下

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
哭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
爲仁哉

曾子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
矣然觀其以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
究而直窮之其入門徑路微與顏氏不同而究
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
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辨哉

子思

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助於此與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孟子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於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孟子門人

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唯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騫於縱橫以爲朝秦暮燕之游其亦不爲習俗所溺矣唯高子則去而學他術殆固而鄙者也

老彭

老彭從脇而生先儒多疑此事及觀鄭夾添謂老彭
爲商伯子孫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至以修
已背圻生禹簡狄胸圻生契及魏黃初間汝南屈雍
婦王氏從右脇生男爲証且謂浮屠氏不疑摩邪夫
人之脇生釋迦而儒者獨疑陸終氏之事余故備述
之非敢語怪也

龍子

余嘗觀子思謂龍子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
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及觀孟子亟稱其言而
趙岐則謂其爲古之賢人豈其人固不厭衆論尚在
疑似之間雖賢如思孟尚未能無異同之見邪然其
自謂之疾則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
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
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
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
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
僕隸此奚疾哉嗚呼此正余之痼疾也不知何術能
已之惜文摯自謂能已其疾然又引而不發也

季文子

文子卒大夫入歛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季桓子

孔子之用於定公正桓子相魯而爲之汲引也旣雖不免女樂之受以沮其行而死且悔之尚冀後人之復登用焉此其一念好德之心苟能充之雖古大臣何以過哉嗚呼桓子尚矣後世若會之之薦康侯元長之引中立不猶有桓子之遺也乎

季康子

方輿彙編卷三十九

三五

何啟

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干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顧乃聽公之魚之言而用冉有不知果何見也卒至僨事而哀公出奔宜哉

孟懿子

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聞郈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之罪哉噫孔門且然無怪萊公之有丁謂也

孟武伯

何忌圍郈墮費連年伐邾兵爭不息武伯負氣好勝其亦有父之風歟

子服景伯

余聞之恭作肅又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景伯亦魯之才大夫也乃曰陷而入於恭豈將以爲足恭乎不然閔馬父太滿之論其殆有以砭其膏肓矣

臧文仲

凡人之務名者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可以欺衆人而不可以欺君子文仲修辭飾行鼓動聽聞不有夫子孰辨真贋夫數其事而責之非謂其所善者多也勢重難反指其實而信之也

孟公綽

少微集卷三九

三十一

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公綽之不欲夫唯不欲故不屑於細而優於大所以能燭雀桴之不臣也

公儀子

太史公傳公儀子爲循吏嗚呼豈直循吏爾哉使天下之吏皆若而人焉則廉靖之風行而斯民蒙至治之澤矣

申詳

公叔戍愛龍穆之同己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

穆亦時之聞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
戍常有而子思不常有誰其知之若申詳則直斥戍
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蘧伯玉 甯武子 史魚

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
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甯之愚史之
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螫以存身非有得於默足以
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噫吾其有感於斯矣

孔文子 祝佗 王孫賈

仲叔圉之奪姑祝佗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

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
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
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遇道之將
廢其命也哉

公叔文子

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僕也受
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公子荆

公子荆爲君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則孔子之
所稱者不徒在於居室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

在矣

舅犯

余觀子犯之從文公自其出亡以至於定霸其所施設大率多子犯謀也其示禮示信之屬雖不無權以濟事而仁親爲寶之言直有以發所性之本矣使念念若此又與王佐何異哉

趙簡子

余聞孔子去衛之時將西見趙簡子豈不庶幾其可與哉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殺遂不濟河而旋車矣嗚呼簡子相頃公再相定公戮賢於國中拒聖於河外而徒思周舍之鄂鄂何爲也哉

子產

余觀春秋之世雖去古已遠而一時人才猶皆三代之英也孔子參天地備萬物等百玉而上之固不當以時論矣其諸若管仲子產博物通方經常達變豈不謂命世之才邪特以佐齊相鄭馳騫功業而於性命之學未遑深究儒者鄙焉迨氣運頽促國步艱難求若人焉不易得矣噫獨不觀空談誇事者視此何如哉

鄭小國也介於齊楚之間亦岌岌矣子產相焉馳辭執禮以當之而鄭不受兵者四十年是辭命所係豈小乎哉草創於裨謀討論於世叔修飾於子羽而子產則會其成焉謂爲古大臣休休有容之氣象非邪仲尼表而著之有以也迨夫妬忌日滋寸長必嫉而文人相輕至競毛錐之末苟快已私遑恤國事噫師師之風邈矣吾安得春秋人才而與歸哉

管仲

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參天兩地斯謂之人夫子人管仲其推尊之也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玷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蓋惜之也非謂其爲霸佐也王霸之辨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霸矣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爲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矣乎

召忽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

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旣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於

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史公願爲之執鞭哉柰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嬰且然況不嬰者乎噫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杞梁華周

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耻不食汲汲於功名之立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盖可想也刑于寡妻厥有自哉

百里奚 宮之奇

百里奚功名之士也宮之奇忠信之人也虞納晉璧

而有諫有不諫亦各從其志也奚豈必賢於奇哉

令尹子文

子文之忠其他可能也置族人於廷理而族人不然不可能也名稱溢於當時聲光流于罔極豈偶然哉

孫叔敖

叔敖其達人也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其視得喪榮辱固一毫無與於我矣迨死而猶戒其子無受利地焉其貽謀之審而所以利其後者何其大且遠哉世顧有挾目前之寵以釀子孫必爭之害者抑亦未之恩與

子西

才出集卷三九

三五

邵瑱

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曰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顧乃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舉與噫聖人寔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存焉也何厚望於葉公也哉

張儀 公孫衍

孟子謂儀行爲妾婦而遷史謂儀秦爲傾危之士豈不信然哉然要之皆智慧過人謀畧蓋世不易得之才也獨其沉溺於戰國富貴之習顛倒於人欲橫流中淪胥而不知返於是爲妾婦爲傾危而不善用其才矣論者謂戰國人才去春秋遠甚以春秋多功名之士而氣節尚存也是孰知功名必流於富貴富貴必無所不至而坑焚之禍其勢且不容已也豈止妾婦傾危而已哉嗚呼後世則又認富貴爲功名而一切趨之矣人才之日流也又將何所底極乎

滕更

孟子集卷三九

三五

陳宣

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古已然矣矧於戰國勢利相高之時乃有四公子者乎猶知尊賢而就問也夫季任尚矣曹交王子墊次之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負墻受業之禮卒致附驥而名施於後世其視揚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倫甘與草木同埋滅者不亦霄壤矣乎

戴不勝 薛居州 戴盈之

宋至孟子時居州以善士名而二戴之言論好尚皆無戰國習氣猶有司城貞子之風萬章謂宋將行王

政豈亦有見於若人之儔與不知宋王偃之淫暴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淳一髡

齊豈有兩淳于髡哉太史遷既傳於孟荀之間乃復首列於滑稽傳中夫亦以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而遷之玩世自嘲亦於是二一寓矣合二傳而觀之髡豈不亦犖犖超脫之偉人也

孔距心 蚺鼃 然友 畢戰

戰國之士見於孟子書者唯田齊之國爲多然皆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也他不經見矣怪哉其間如孔

古金龜卷三九

三十七

陳音

距心蚺鼃聞言而悟猶庶幾焉滕之臣雖不多見而然友畢戰猶能任喪禮井田之事則滕文之賢亦因可知矣惜也國小不王故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又曰勢輕重也豈勢固不可少哉

柳下惠 少連

逸民者有可行之道而遇非其時者也孔子尚矣夷齊仲逸朱張其次也降志辱身如惠連其逸民之不幸者與世無孔子孰爲表著哉夫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天民也君子既不能爲聖人當爲天民無爲惠連之逸民道不行而徒自降辱可哀也已

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荷蓀丈人

段干木

泄柳

陳仲子

匡章

貉稽

上宮館人

獨立不懼唯君子爲能之矧世趨而風日靡矣獨行之士豈可少哉接輿沮溺荷蕢丈人孔子有憊憊接引之意段干木泄柳孟子雖謂其已甚要而論焉則寔賢者之過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游貉稽不理於口而謂其無傷唯陳仲子似不無少貶雖然亦責備賢者之意也人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是則然矣但世之學聖未至者不付一而假托以自便者滔滔也獨行縱偏真性猶在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如封人荷蕢晨門丈人上宮館人併其姓名不傳後之人顧有行怪標榜以自矜衡于世而希遂其顧望之私直鄙夫焉耳或猶以獨行擬之豈其然哉

原壤

子桑伯子

孟之反

琴張

楊朱

墨翟

余聞諸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當夫子之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而老聃又夫子所從問禮者

其所謂異端豈指若人哉寔以托名吾儒而其實則
背戾焉者也斯之謂異端也乃若原壤子桑孟之反
琴張則固夫子所與者至孟子闢楊墨於是九流之
學儒者悉指爲異學夫豈不衛吾道之嚴乎但吾儒
所自爲者或浮汎出入而假借影響反不若此輩之
精專切實各成一家大都可觀也孟子曰逃墨必歸
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其目擊時事而言之至此蓋恫
切而有餘悲矣余故仍以異學名而繫之一慨云

太師摯 師襄 師曠 羿 逢蒙

公輸子 庚公之斯

名家集卷五

三九

庭

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技藝百亦何嘗無人哉師摯襄
曠之制行言論固卓卓乎在人士前者也若庚斯公
輸之徒其意氣又可少邪惟蒙羿篡殺斯不足論矣

臯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人有恒言疆敵在前懦夫股慄勇力似亦不可少也
但小人用壯率多取敗一人敵惡足取哉近時因四
方寇作當事者論議遂欲右勇力而左學術噫盍亦
反其本乎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太史公謂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
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其言若羨慕然者要
之有激之言也余觀宋朝以下諸人非禍其國則禍
其身統而論之則胥禍焉是又何貴於遇合哉

杞梁妻 西子 吳孟子 南子

賢哉杞梁妻也偉丈夫之忠貞不是過矣吳孟子之
歸同姓以從父之道猶可委也若西子南子者其
老子所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乎

瞽瞍 象 鯀 丹朱 管叔 鮮 躒
桓魋

方以集卷三九

四

昔人謂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難處之人唯值倫理
之變最人所不幸而難處也堯舜不能傳其子鯀不
能庇其父周公右王管蔡爲戮展禽僅以身免而司
馬牛則殆矣大聖大賢雖嘗權於恩義之間然亦如
之何哉

陳靖募民墾田

响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爲無見若今之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余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葺爾米脂逼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柰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李沆對藝祖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

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人君之大防矣

楊億

愚嘗觀范文正公贊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瀘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也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

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觀朱子曰楊億工於紉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及於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君子當有定論

呂夷簡以誓書授富弼使契丹書詞六口傳異弼見上語之仁宗以問晏殊殊曰夷簡決

不爲此

蘇全集卷四

三

張本

晏殊在天禧間草復留丁謂制已愧劉筠天聖間則恐爲范仲淹忠直所累至此則又爲兩可之辭以黨夷簡嗟哉同叔豈亦隨世以就功名者乎

呂夷簡

古所謂一个臣者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若夷簡者技則有矣有容則未也觀其嘗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不欲爲一个臣而欲人爲一庸夫相道果若是已乎

蘇轍書詆王安石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踰戚
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
易氣酌其可否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
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爲哉當時明道程先生
在八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
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恫切而有餘悲矣

張仲宣坐賊蘇頌言于神宗謂刑不上大夫
請免黥配

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於賊更
不齒衣冠往往籍產棄市大赦不原故雖中人以
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此杖黥流配
已爲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簞蓋不飾其爲衣冠之辱
大矣

包拯叅知政事

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者固天
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叅政而人且謂天下自
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王安石

朱子謂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
爲已任初亦豈遽有平心斯言誠不没人善而痛惜

之意亦切矣但謂其不能知道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則亦有說焉吾觀种放隱士也一受知於君則田宅徧於關輔介甫宰相也其得君之專則又不啻如放云者乃豐爵重祿一切謝去室廬僅蔽風雨貧窶以終其身究竟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豈得便謂之流入於邪哉正以其平生所學者不知從事於此心之本體以擴充其虛明之量而唯以文章節行爲事曰道在是矣於是認經濟爲道德而不以道德爲經濟遂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於智謀之末斯失之遠矣

蔡卞黨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通鑑

宋至紹聖縉紳之禍極矣然寔始於熙豐而成于元祐也有熙豐則有元祐有元祐則有紹聖勢之相激必至于此向使元祐時從范純仁去其太甚之言熟究而緩圖則豈至有紹聖之紛紛哉說者乃以靖康之變專罪王安石恐亦當有分其咎者矣

章惇請沿邊諸路築城拓境土五十餘所

章惇羅織元祐諸賢頓興大獄而國家之元氣命脈已爲脔削築城拓境勞費益滋旋將淪沒竟何益哉徽宗詔宦者李彥括民田所至偃坐監司不

敢抗禮有言于上者梁師成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書法也時至春秋周室已微諸侯各國其國而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仲尼傷之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會書盟書征伐必先王人而次諸侯此其大義蓋有在也若其盛時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均爲寮宋百辟羣后同爲王人唯視爵以等差君嘗以內外爲輕重哉漢唐以來雖一統之時已漸不知此義及梁師成之言一出益重內輕外自分彼此而春秋之義日晦矣

孫翊折可求以太原

才叢集單十

六

張本

按金人犯太原孫翊折可求皆領兵赴援可謂勤矣但其於兵法未之深究也當粘沒喝自雲中悉衆攻太原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不數舍可求在府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更無阻隘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沒喝妻子玉帛盡在雲中彼必倉皇歸救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沒喝失意則離不亦喪氣矣識者以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

策也

言遂能發明人學乎

喻侃喻南強直之寃

道廢民散弟子之

居則繆為恭敬一逢患

難輒反目若不相識其

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

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

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

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侃與南強見之必

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兵

致死焉其侃與南強之謂乎

安丙殺楊巨源

方集卷四十一

八

人嘗有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豈不誠然乎哉余觀

安丙心跡之間蓋有不密掩者矣蓋丙嘗客於吳曦

之父素知曦者徒微語於程松而不盡吐肝膈早為

之所及曦反形既熾顧又聽其辟召既不能如楊震

仲之死又不能如陳感更次秦之自戕李道傳鄧性

甫之棄去乃甘受其丞相長史之僞職托名陽與而

陰圖其實左觀而右望及曦膏梁之習不除軍士之

心盡失而楊巨源李好義輩又且決意討

知曦必敗乃設計自全遂相結而誅曦比

又掩巨源好義之首功而及於王喜劉昌

卒之喜遣百國以鳩好義而丙今喜以誣巨
將校殺之二人之死慘不可言此其心迹分明爲賊
報讐及合丙之前後觀之其惡孫忠銳則伏壯士殺
之而併及其子揆其惡王人才則嚮以祭楊九鼎險
刻跋扈從古鮮有而一時君臣漫不省究以致丙之
功名日盛飾詐文奸聾聵豪傑雖魏了翁宇文紹節
之屬皆信之不惟享富貴於一時且垂榮名於竹帛
果將誰欺也或昔荀彧不悟曹孫之姦以其爲漢討
賊而從之操謀漸露大業垂成或始悟而自殺司馬
公以死漢許之而尚論者猶有遺議矧如丙者素知
曦逆而所爲若此其又何辭天日在上鬼神臨之必
有斷斯獄者矣

楊輔論安丙

楊輔謂安丙殺楊巨源必召變僅踰月而大旱飛蝗
天食豆粟皆盡嗚呼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不
信然哉

樓鑰贊寧不以韓侂胄之首送金

韓侂胄罪惡貫盈或不容誅矣年欲假恢復以蓋
其平生而不量時勢且委任匪其人焉其取敗豈
宜哉但未胤伏江淮之下而忘讐事虜舍恢復亦

何以爲國故李壁一詔至今讀之猶可稍舒憤懣而
追崇岳飛醜詆秦檜未必不可以感發人心也奈何
國是不明惡而不知其美遂併恢復而盡非之且函
首以獻金人姦宄已斃之首雖不足惜而宋事則寔
可悲蓋不待蒙古繼起厓山舟覆而可以逆知其必
亡矣

余玠仰藥

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卽入自其
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
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
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
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
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
士有不解體者哉

留夢炎

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理民彝
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
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豢養會狗彘之不
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賊子無
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元順帝習天文

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旣而察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旣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余闕李黼

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蓋紛紛衆矣若福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而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旣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與

方以義舉

十一

上謂詹同曰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_二苟_一絺繪綴緝以爲麗佶屈軋茁以爲竒殆_二飾羽不可_一禦寒畫餅不可以_二饑矣此_二哉王言不但文士_一富窳_一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不言而留_二也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謂侍臣曰先王之禮因時制宜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

矣

按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叔孫通所制謂之未盡協義或有之而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顧待百年而後興邪我祖達禮樂之原斥兩生之迂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也有以哉

王保保殺守將于光

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真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方集卷單

十三

更部奏庶官被黜者宜除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

嘗歷西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不聊生欲稍爲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爲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召諸郡富民入諭賜酒食而遣之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我祖開基並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鞠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旣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宋初嚴賊吏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賊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勵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乎其亂亡也我祖深懲此弊而設犯贓無貸之令尋製上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

民之中唯農最苦可以重歛爲哉

上諭中書省臣官員聽選宜早銓注選後以
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
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旣
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上謂省臣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
役

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
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
不能有終矣

今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差

軍國之事備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
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
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
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
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
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黃福請綠河屯田

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

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
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
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旣無
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
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
哉

令有司脩濬圩塘

按今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
塘圩岸水利未見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
有司者而與之共慮此也

楊循吉請謚建文君

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
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太祖遂避
位而去其没也得謚爲順帝况建文君又非勝國可
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
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觀天順初英廟憫建庶
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曆建元詔復死
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諸景帝行當恭
視盛典矣

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毒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

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也使天下之爲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爲公卿以勵其餘顧爲王振摧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運也

上皇自虜中還京

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李賢陳車戰之策

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

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
難行至目爲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
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詔官負罷職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聽
舉薦赴京

當時罷職官負無賊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
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
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廢上皇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皇太子

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袵臂之謀
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

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

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
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
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
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
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
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
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

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

與弼有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其目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羨牆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州布衣陳真晟往見吳與弼張元禎謂瀛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張元禎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授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

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瓚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祚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王淵等論保全內臣

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闈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闈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古今集卷單

三

刑部奏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會官詳審從之

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

延綏巡撫盧祥等請練土兵

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比走之人虜雖欲入誰

爲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
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
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楊琚奏移堡防邊

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徃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
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
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
成而殺身也

延安知府王鑑請行撫按等官時巡邊堡

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
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徃徃叅謁撫按徃返動一
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
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兵書王復奏增移邊備

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
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
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
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征毛里孩

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

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御史李榕言內庫弓矢多積於無用請飭所司如式造解仍量減歲額

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寔多安得如今榕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戶部奏移文督糧等官預徵稅糧年例銀兩從之

嘗備兵延綏其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

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某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某亦遂夤緣通顯邊敝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詔脩築邊牆

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唯剷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

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大學士商輅請罷齋醮

商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世宗聞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憲廟矣柰嘉靖末年之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矣

真定教諭俞正已上言曆法禮書周洪謨論其妄議請下法司治之

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俞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箇臣也

吏科王瑞等言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所報失實者連坐當黜而留者許撫按論奏妄訴者罪之

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

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都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劾奏余子俊妄費邊儲革太子太保致仕

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携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石渠叢書

五十五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旣而考察去位聞者惜之

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爲柄臣所制矣

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惜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方屯田盡皆荒蕪凶討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年例之爲害邊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遣御史往各邊丈量屯田

鹽法復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

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陸完平賊六等

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烏合而起攘鄰相驅乃醞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調狼兵平華林等賊

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

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自是以後不但邊兵日益驕悍而福建省城之兵亦效尤矣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

哈密

官多則口糧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爲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爲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冰策惟思以利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方山薛先生

卷四十一

馮清奏改陝西糧折色解邊

成化中葉淇既中鹽本色爲納銀茲馮清又以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旣以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國損民二人實爲之作俑也

10231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一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located near the top center of the page.

